

第二十章 法國人侵犯臺灣

威嚇——首次砲擊……戰爭——黑旗兵——宣教師的墓誌銘……在新店的
迫害——在雞籠……我的貴重物品——危險的時機——跨坐砲彈的愚夫——坍
毀——關閉——倖免於難……一個戰俘——法國人退去……〔佈道會肅清了〕
賠償——新教堂——風水——却沒有燒燬（Nec tamen consumebatur）

1884年，黑雲開始在水平線上顯現，不久就佈滿天空，形勢非常險惡。那是臺灣

北部的黑暗時期。爲了在東京(Tongquin)的一條界線，中國與法國發生爭執，未能圓滿地解決。法國並未宣戰，就派了一個艦隊到中國海來，轟擊福州及其他地方的要塞。因爲臺灣是中國所管轄的，成爲攻擊的中心之一，如同最近與日本戰爭時一般。1884年的夏季，幾隻法國戰艦到來，法人侵臺的消息立即傳遍臺灣北部。臺灣的人民都驚慌怒憤，因此仇視所有的外國人及與外國人有關係者，當然也就懷疑宣教師，說本地的信徒與法國人勾結，揚言要對我們的教友一律加以拷問和處死。中國兵在某基督教徒前面磨刀，有時也拘捕兒童，在他們的頭上揮刀而威脅說如果洋鬼子一放砲，就把他們砍死。

我在淡水晝夜不絕地接到各處的牧師及教友寄來的信。我們的全部佈道工作都爲暗雲所籠罩。在七月中，我在鷄籠港口的社寮島上的佈道所中教訓學生。中國兵在門前巡邏，有時也闖入我們的教室裏來，嘲笑辱罵我們，而且說如果在港中的法國人有什麼動作，就把我們都殺掉。某一天，我們看到法國的艦隊中間有動作了。一隻大軍艦下錨而停在中國要塞附近，把大砲擺好瞄準了。中國要塞也預備抵抗，要立即還擊。我們時刻不安，預料快要開火。然而那一天却依然平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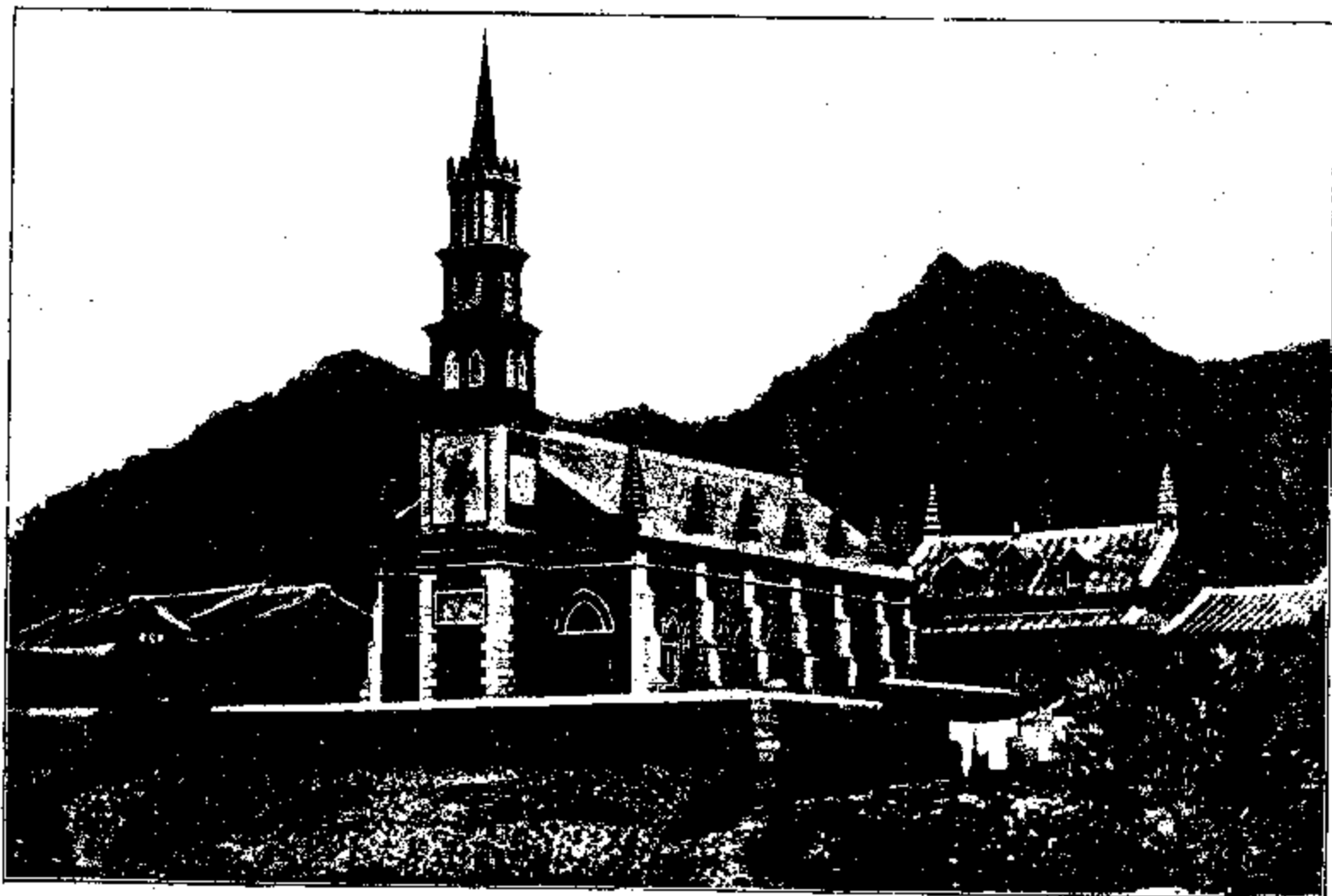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之後，有個本地牧師寄信來，請我去訪問距鷄籠10哩的一個信徒的家屬，因爲有人在生病。我們因此離開社寮島，幸而及早離開了，因爲8月5日，有五隻法國軍艦轟毀了中國要塞。在轟炸之後四天，我和一個英國人乘一隻汽艦遠海岸航行，蒙允許上岸去視察還在冒煙的要塞。許多兵士仆倒在地上，身體分散了。爆炸的砲彈打死他們時，他們顯然是在逃跑的。這些砲彈是以可怕的力量打來的，把直徑半呎的樹枝都打斷了。一座爆炸了的軍火庫把許多水泥塊拋到不能相信那樣的遠處。法國人請我和英國人及一個學生到法國的旗艦 [La Galisonair] 上去，參觀了該艦的各部分。我們下來時，注看到了三個洞，直徑約一呎，正在水面之上，是從中國要塞放來的砲彈所打成的。副司令官非常稱讚能打得如此正確的砲手。他雖然是個軍人，却也富於同情心。兵士們在演習，軍官們佩着劍而急忙來往時，我的學生覺得害怕，他却說：「可憐的人！告訴他不要怕；我們是不喜歡殺人的」。

第一砲已經放過了，戰事實際已經開始，愈來愈多的流氓土匪不知道多麼高興。他們在戰爭中不會有什麼損失，而可以任意掠奪。這是行劫和復仇的難得的機會。他們揭揚黑旗、殺豬、喝 Sam-shu 酒，很有組織地幹着惡事。好像將有大規模的流血的樣子。基督教徒是他們的暴行的第一個特別目標。我們最好的教堂之中，有七個被完全搗毀了，其他的也大受損害。在柯玖之家附近的大龍洞，暴徒拆毀了教堂，在其基址上造了一個土丘，又用毀壞了的教堂的磚塊築了一條八呎高的木樁，塗以黑泥，然後在朝向路的一邊，用很大的漢字寫了墓誌銘：「馬偕，黑鬍子的洋鬼子，埋在這裏。他的工作完結了」。

在新店，暴徒進了教堂，拿了藏在講壇上的桌子之抽斗中的教友名簿，用作黑名單，要依次迫害名簿中所載的人。他們宣佈了第一個人的名字之後，就派40~50個人去放火燒他的房屋，搶劫他的財產，毆打他的家屬，毀壞他家裏的一切東西。他們突然侵入教堂，本地牧師和他的妻子好容易逃走了。某一個男子和他的太太，都有60多歲了，暴徒把他們帶到教堂前面的水邊，叫他們自己選擇：或者否認上帝，或者情願淹死。他們

不理這種威嚇，不肯取消自己的信仰。因此暴徒又把他們帶到沒膝的水中，予以同樣的威嚇，且說如果願取消信仰，可送錢給他們；他們依然拒絕。第三次被帶到更深的水中去也不屈服，終於在那裏殉教了。可見他們是寧死也不肯違背上帝的。

圖十 新店的石造新教堂



(註：該教堂前因洪水，已倒毀)

還有一個人也是屬於同一教堂的，暴徒放竹片在他的手指中間，用繩子縛緊，勸他再信祖先的宗教，他毅然不理。他們就把繩子抽得更緊，甚至於指尖上滲出血來，他也不畏怯，終於被他們打得昏厥了。當時有數百個揭着黑旗的兵在叫他們，他們就到別處去欺侮基督教徒了。那個昏厥的人漸漸清醒，恢復了健康，反而更加信仰基督。

還有一個基督教徒，因為害怕危險而要逃走時，他的兄弟們關了門而譏笑道：「現在你的上帝在那裏呢？上帝為什麼不保護你呢？」

暴徒也抓住了另一個人，將好幾個竹圈子套在他的頭上，把木片繫在他的脛上，終於使他昏倒了。他們又踢他、打他，以為他死了而離開他；可是他復活了。殘忍的虐待毫無用處，因為他並不放棄真神。

憤怒的迫害者們抓到了一個青年，拖他到一株樹下，把他的辮子拋過一條樹枝上，然後拉它，直到他們的足趾幾乎不能觸到地面。他們也還不滿意，又唾罵他，嘲笑他說：「這個混蛋是和洋鬼子的教堂勾結的」。

一位長老和他的家屬逃到附近的一個煤礦裏去，在那裏躲了10天，在夜裏到田野中找番薯以充飢。他們不能煮食物，因為恐怕炊煙會使人知道他們的隱匿處。以前在該處很興隆的36戶被弄得無家可歸，無錢可用。

三年之後，新店的基督教徒寄信給我說：他們雖然在遭難之後，不得不重新開始生活，現在的情形已經和以前一般好，有些人或且更好。可見慈愛的上帝能保佑他的信徒，他們的敵人都受了悲慘的報應；頭目之中有為番人所殺者，有死於寒熱病者，有為官吏所監禁者。因為「為非作惡者將被誅滅；而信仰上帝者將承繼這個世界」。

鷄籠全市的漢人都逃走了。有個老信女，有一座小房屋及若干財產。她把契據包在手巾裏，放在胸前大衣下面，因為是纏足的，所以祇能扶着手杖而蹣跚地行走，希望能逃避迫害者。不幸他們抓到了她，脫了她的大衣，發見那種契據，就把它搶去，用長刀背打她，使她從頭到腳都受重傷，然後纔放她。和平恢復之後，她回鷄籠，仍舊是那個佈道站的最熱心的信徒之一。

上述的這些事情，祇不過是臺灣北部的基督教徒因法人侵臺所受迫害的幾個例子而已。

在10月中，法國的軍艦排列在淡水的要塞前面。當時有一隻英國軍艦在港內保護外僑，軍官們請我帶太太及貴重物品上船。我告訴那些好朋友：「我的貴重物品是在學校中及其四周，我知道他們是不能上船的。除了他們以外，還有什麼貴重物品呢！他們是我的信奉上帝的孩子，曾經和我一同旅行，在疾病中服侍我，和我一同渡河，一同登山，一同應付海上和陸上的危險，對於任何敵人從不畏怯——他們就是我的貴重物品！他們在岸上時，我決不上船。如果他們要受苦，我也情願同受」。

轟擊開始時，我們把小孩們放在房屋的地下，使他們不受驚慌。我的太太在那段驚險的時間中走進走出。我與阿華在門外踱着，砲彈在我們四周飛過和爆炸。有一個打毀了 Oxford College 的一部分，另一個砲彈打毀了女學校的一角，又另一個打中了我們前面的一塊石頭，把它送到空中散成無數細末。在我們的稍稍西邊，另一個彈落入地中，鑿成了一個大孔，揚起雲一般的灰塵和沙石。又有一個砲彈飛過時，激盪空氣，好像起了一陣狂風。我們在從要塞及船上來的濃煙中，在砲彈的呼嘯響中走來走去，覺得上帝常在我們左右。「你不必因黑夜的恐怖而畏懼，也不必為白晝的飛箭而惶恐」。

砲火停止之後，有六個未爆炸的炸彈，各重50磅，發現在我們的門外百呎之處，我們叫人很謹慎地把它搬到河邊，放在一隻小船上沉入水中。

有個貧苦的異教徒，在離開學校不遠處看到了一個炸彈，就騎在上面，開始用鑿和槌子敲它，想取出裏面的火藥。炸彈爆炸了，把它的四肢飛散到他旁邊的一株樹的樹枝中間去。爆炸慘重地扭彎了他的肉和動脈，以致血的流出也稍受了妨礙。他還活了幾分鐘。可是雖然他的身體已經飛掉了一半，在將死時也還迷戀塵世的財物。他看見他的衣袋裏的東西落在地上，還勉強說了一句話：「快拾起那塊銀元」。這是多麼可憐的異教啊！

從戰事開始起到那一天為止，我晝夜未曾休息。在轟炸之後，我病倒了，昏迷了若干時候。據當時為我診治的醫學博士 C. H. Johansen 記錄說：「我當時是診治 Mac-

Kay 博士的醫生。他在戰爭開始時工作過勞，且爲了那些佈道站的中國人非常憂慮。淡水的氣候又很炎熱，加重他的病勢，以致引起了急性腦膜炎。他許多天不能睡覺，體力極度虧耗，體溫未曾降到 102 度以下。有一天似乎危機到了，人人都以爲他性命難保，一切藥品都不能使他安眠。幸而我聽到汽船「海龍號」爲 John Dodd 先生帶水來。我請求 Dodd 先生把他所有的冰都給我醫治 MacKay 的高熱。用了冰之後，他差不多立即安睡，睡了 36 小時之久。冰用完了，他的病也好了」。

10 月的第二個星期，我的妻子和 Jamieson 的眷屬依英國領事的命令離開淡水而往香港。21 日，我接受勸告，乘「福建號」到香港去再回淡水。四天之後，我們駛進香港的海港時，聽說淡水被封鎖了，我們不能回去。後來却聽說封鎖已經解除，我使家眷留在香港，獨自搭乘汽船「海龍號」而回臺灣。到了臺灣海峽的半路中，因爲風浪極大，我們不得已轉變方面，退回大陸去暫時躲避。耽擱了些時候之後，我們又開向淡水；但是在看到了淡水港的時候，看見有兩隻法國軍艦，各停在一邊，看守着入口。我們好像要通過它們中間那樣地開去，發出「封鎖開放了」的信號，對方却放了一下空砲。我們的船長又發了信號。這一次則有一個砲彈飛過了我們的船頭。對方隨即吹起喇叭，我們看他們拖出大砲來，預備向我們放兩排側舷砲。我們的小商船就徐徐退回。後來船長到法國軍艦上去，對方告訴他說：封鎖解除的消息是假的；假如我們再進了一呎的話，第三砲大概已經把我們打沉了。於是我們駛往大陸的廈門，停留了一小時之後，轉往法軍司令部所在的離臺灣不遠的澎湖群島。我們謁見了法國的海軍總司令，然後再往廈門，又駛回淡水。某一天的下午兩點鐘，我上了岸，受到牧師、學生及信徒們的歡迎，有許多人高興得哭了。

過了些時候，我要去訪視各處的教堂，請到了一張通行證，其內容如下：

駐鷓籠之法國軍隊總司令勛鑒：

此通行證之持有人 George Leslie MacKay 博士，係英國人，在臺灣之宣教師，欲往鷓籠訪視其教堂及其在該處之家，又擬過鷓籠赴東海岸之噶瑪蘭訪問其教友。敬請准其進入鷓籠，並安全通過該處。又有兩名中國人，屬於同一佈道會，即嚴清華及葉順隨該博士同來，亦請准予通行爲荷。

駐淡水之英國領事 A. Frater 謹啓

1885 年 5 月 27 日淡水英國領事館簽發

我拿了一條 20 呎長的竹竿，把英國的老國旗繫在竹竿上，帶着通行證中所列的兩位牧師和一個挑夫沿河上去。我們使國旗在微風中飄揚而經過艦舳，數小時之後，我們走近了中國人的陣地。有一批兵跑出來，以他們的方言大聲說：「是英國的國旗啊」。我們一直前進，兵士們向左右讓開。我們經過幾千兵士之間，去謁見中國司令官劉銘傳。雙方談了幾句話，就互相諒解了。我改用一面停戰的旗。劉將軍說：他的麾下的兵士都會敬重我的，但勸我勿接近法國人，恐怕會受射擊。有一個美國人，爲劉將軍所聘用。我們走過時，他召集他所指揮的兵士來排成兩行，舉槍致敬。我們被護送到可以看見中、法兩軍之間分界地帶之處，法軍兵仍在高地和山峯上的土壘中。

我們乘一隻長船渡河，走進一片開墾了的地方——一個茶園——豎立了旗桿，立在

旗桿旁邊，等候法國人的信號。他們立即看到了我們，有八個兵從陡峭的山邊下來。到了可以互相招呼那樣的距離時，其中一人向我們揮手，我知道是叫我們前進的意思，我們就再前進。當我們在有些地方蘆草高過頭上的一條曲徑中成單行進行時，忽然遇見了許多兵。我是走在我們這群的最前面。四個兵立即下跪，另四個兵則立定，都舉槍對我瞄準。我轉身指點那面停戰的旗，作手勢招執旗者來立在我的旁邊。有一個兵走過來，我就前進，向他敬禮，拿通行證給他看。他看了一下，與我們稍有爭辯，有個法國人略通英語，充任通譯；然後他們用手帕包了我們的眼睛，在我的兩邊各有一個人帶我走，我的同伴也各有一人帶路。他們領我們在烈日下經過溪澗和茂草中，走了七小時。假如他們走直路的話，是在一小時內可以走完那段路的。晚上六點鐘左右，我們被帶到中國人的海關去見法國人的陸軍上校；他無禮地盤問了我許多事情，然後告訴我們：我們在那天夜裏不可以留在岸上，要被送到停在港內的一隻兵艦上去，作為俘虜。他就叫人把我們帶到水邊去，放在一隻小船上，給我們除去蒙眼睛的手帕，五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軍艦旁邊。軍士和船員們多嘲笑我們，以為我是一個德國間諜，帶我們上軍艦。我們在軍艦上會見白髮的司令官，談了一會之後，他却下令優遇我們。我被帶到他的船艙裏去，不是作為俘虜，而是作為客人。這位善良的老人說他曾經聽說我們的佈道工作，因為他們的艦隊中有個英國領航員，是我的一個臺灣老朋友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親自和我們上岸，那個傲慢的陸軍上校現在却更加客氣了。老司令官說：他很抱歉，我們回去時，也不得不依戰時的習慣，又蒙着我們的眼睛。我們經過行伍中回來時，因為兵士們都已經知道我們是誰，所以比以前恭敬懇切。一批兵士受命帶我們到可以看見中國軍隊的地方。他們和我們誠懇地握手，看着我們，一直到我們乘同一隻船渡河，離開了他們的界線為止。

我們又獲自由，重遊東海岸上的噶瑪蘭平原，看見教堂都很清潔，教友們也很愉快。他們所受的迫害和困難反而使他們更親密地為耶穌服務。沒有一個人背叛耶穌，各處的異教徒都詫異：我們的善男信女都寧願受苦或死亡，不願犧牲信仰而獲得金錢和安樂。

我們於1885年6月離開淡水，在烈日下前往鷓籠，上了法軍的副司令 Lespes 所指揮的軍艦。他們告訴我們：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陸，因為法國人不久就要離開了。我就划船到社寮島去，那裏的暴民正集會成群，想在我們回來之前搶劫我們的財產。我在佈道會的宅地中升起了英國的國旗。半小時之後，我們聽到喇叭聲，軍人之間起了大騷動，歡呼之聲震天動地，因為戰事結束，他們非常高興。一隻船緩緩開出，一隻又一隻地陸續跟去，終於共有八隻成行地開出在海上了。祇有一隻留着收拾落後的人們。第二天我上了這隻船，司令官對我說：他實在厭惡這種戰爭，連總司令自己也是厭惡的。

我上岸之後，看見鷓籠的教堂，除了垃圾以外已毫無遺跡。寺院也遭洗劫，彫花細工多被剝去，民家也多毀壞，屋頂傾圮散亂。鷓籠已成為荒廢蕭條。中國人在山上，等候法國人退去，他們就可以回到殘破的家裏。

法國人撤退時，異教徒雀躍歡呼，以為教堂既被搗毀，基督教也就消滅了。我們到處聽到他們說：「鷓籠總莫去了！」意思就是說：「佈道會肅清了」。然而我們並不灰心，

我寫了一張佈道會財產損失的清單，送呈中國軍的總司令劉銘傳。他並不耽擱和辯駁，也不請示北京政府，就付給我們賠款黑銀 10,000 元。

我領到賠款，打算重建教堂時，須先決定建築 24 個簡陋的，或 12 個中等的，或 6 個堅固、廣敞的教堂。考慮之後，決定採用最後的辦法，就設計和製作模型。我們立在新店的舊教堂廢址上，唱歌讚美上帝，該處的市民及其他的人以為我們發瘋了。我們要在廢址上新造一座教堂，所以非常快樂地唱歌。我雇人到鄰近的山和石坑去；也派人用小船去運柱子、木板和石灰。工人和監工都從未見過像我們當時所設計那樣的房屋。我用蘿蔔，或用磚塊和灰泥，或用木頭製造模型。我們在三處同時興工，——就是在新店、艋舺和錫口——12 個星期之後，三座堂皇的大廈都落成了。它們有 70~80 呎高的塔和石造的尖頂，是多麼壯觀啊！我們看見在舊教堂的廢址上造成了如此崇閎富麗的新教堂，多麼欣慰啊！

可是為什麼費錢以造尖頂呢？爲了作裝飾呢，還是爲了實用的目的呢？實在是同時爲了兩種目的的，尤其是要藉以破除中國人的風水的迷信的。中國人大抵相信風水，所謂風水就是 [Good luck] 之意，是與許多事情有關係的。例如他們以為在泥土和空氣中有一種均衡或什麼神秘的作用，是不可以貿然觸犯的。祇要把新教堂的牆邊加高幾呎，使其高過四周的房屋，就可以使鄰人們驚惶憤怒，因爲這是會觸犯風水的。外國人往往照自己的方式做事，無意中違反了中國人的心理，以致引起了無數的糾紛。我知道當時的臺灣巡撫是思想很新的，對我和佈道會都很友好，而對於艋舺的人民則不大有好感，因爲他們在法國人侵擾時曾經謗毀反對他，所以我在建築新教堂時，正可以在艋舺、新店及錫口等教堂上造尖頂，使異教徒領悟他們的風水觀念是荒謬的迷信。我們把塔造得比屋頂的人字頭高出 7 呎，又逐漸加高。中國人往往站在那裏而駭異地呆看數小時；却不來搗亂，不過自相爭論而已。他們所爭論之點，是在風中搖擺的是木架或是新造的頂尖。有一次他們爭吵得很厲害，幾乎相打起來。我們造成了尖頂。在每個尖頂的前面，我叫人用灰泥做成燃燒着的荆棘的圖畫，且用漢字寫了歷史的格言 [却没有燒燬]。

現在已經不再聽到說佈道會已被肅清的謠言了，民衆說他們自己拆毀了舊教堂是愚蠢的。[看罷]，他們說，[教堂的塔高過我們的廟宇，比我們所毀壞的那個還要大。如果我們再毀這個，他將又造一個，而且造得更大。我們不能阻止洋鬼子的傳道事業]。

當再造教堂的工作在進行時，其他工作也未會忽略。我們分配藥品，教導學生，訪視各地區，每夜講道。

新教堂都造在被毀了的教堂的原地方。各處都加以必要的修理。不僅如此而已，我們不但如同在法國人未來以前一樣，有 40 座教堂，而且添設了五個佈道站，在每個站造了一個教堂。我們的工作，逐月逐年地興盛。我們佔領一個又一個地點，建造一座又一座教堂。40 變成 50，50 增加到 60。這就是我們的佈道會如何被 [肅清] 的情形！上帝的火雖然是在荆棘裏燒着，但在一切之上却寫着 “Nec tamen consumebatur”（却没有燒燬）。

註：見聖經出埃及記第三章第二節。十七世紀末蘇格蘭的長老教會採用寫着這句經語的徽章，以紀念其教徒所受的迫害。——譯者註